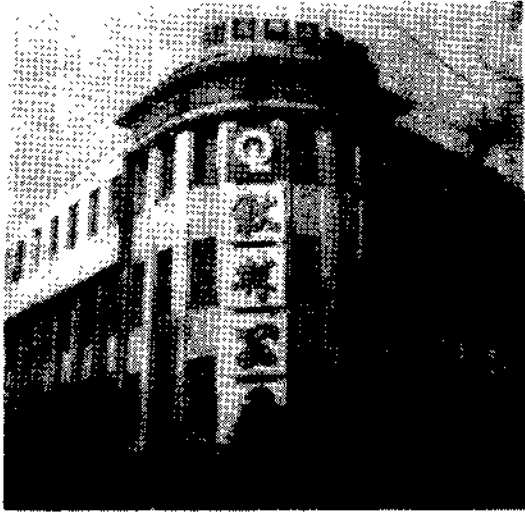


图一 关东军司令部



图二 菱刈隆司令官

长江路今昔图例



②原“平本洋行”大楼



①原“金泰洋行”的一角



④原“吉野町”市场



③原“纪念公会堂”入场处



⑥繁华的长江路与东一条十字街口



⑤现“春谊宾馆”南街



⑦新建的“南京副食品商店”



⑧新开业的“宾宴楼”大楼

文史资料第三辑目录

- 一、长江路的今昔……………王久荣（ 1 ）
- 二、历经沧桑的胜利公园……………李野光（ 8 ）
- 三、宽城子事件……………王兴之（ 17 ）
- 四、长春发电厂的变迁……………长春发电厂史志办（ 21 ）
- 五、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二、三事……张树卿口述
王迪整理（ 31 ）
- 六、张景惠在日本投降后的点滴情况……………张梦实（ 38 ）
- 七、魔鬼的行径……………李野光（ 42 ）
- 八、关东军侵据我国东北的活动概述…李作权 李茂杰（ 45 ）
- 九、我所知道的张景惠……………孟繁玲口述 王迪整理（ 76 ）
- 十、编后语……………（ 80 ）

长江路的今昔

王久荣

长春市的长江路，是宽城区内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每天商旅云集，茫茫人海，热闹异常。但是你可知道，长江路还有它一段苦难的历史呢。

长江路在日伪时期叫“吉野町”。这个名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昭然罪证。“吉野”是日本人的一个姓氏，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把中国长春好多街、路、公园等，都以日本人的姓氏命名，在原来长春头道沟一带更为突出，当时把满铁附属地头道沟很多的街、路都改为日本名称。如今天的胜利公园曾叫过“西公园”后日本侵略者又给改为“儿玉公园”，儿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较早的将领之一。把南北走向的路改为“通”，东西走向的街改为“町”。现在一提吉野町，三、四十岁的人都感到陌生，因为“吉野町”是长江路四十年前的名称。

长江路是一条较繁华的街道，远近闻名，素有商业街之称。凡到长春来的商旅，都慕名要到长江路游览一番。长江路地处长春火车站前，该街建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东起东七条，西止斯大林大街，全长一千五百公尺。最繁华的街段，为斯大林大街（原中央通）至胜利大街（原日本桥通）这一段。日俄战后，俄国将中长铁路的长春至大连段（也称南满铁路），割给日本，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兴建头道沟长春驿，即现在的长春站。同时为了长期霸占中国，以长春站为中心，大兴土木，进行城市建设，把

头道沟窃据为满铁附属地。因此，头道沟一带街、路建设，均按日本模式进行，当时修建的有北广场（即车站广场）、南广场、西广场、东广场。各广场，街、路辐射，四通八达。“九·一八”之前，头道沟一带的“满铁附属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据点。

“吉野町”在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兴建时，名叫“横四街”。为什么叫横四街呢？因为从车站往南数，正是第四条横街，所以叫横四街。（第一条横街是今天的长白路，叫横一街后改为“日出町，第二条横街是黑水路，叫横二街后改为“富士町”第三条街是黄河路叫横三街后改为“三笠町”。第四条横街就是今天的长江路。一九二三年更名为“吉野町”。一九四五年祖国光复后，将“吉野町”改名为长江路，它是用我国第一条大江之名命名的。

“九·一八”以前，头道沟一带是满铁附属地，居住的大多数都是日本人，因而吉野町这条街的一些商行，也大多数是日本人开的。这条街共有百余家大小而店，当时比较繁华。比较大的商行有“金泰洋行”（现在的药材商店）（见图一）是日本人名叫黑石太郎经办的，以百货为主，还暗中私卖武器、弹药，多从日本运到东北，主要是手枪、子弹等。它是“吉野町”最大的一家洋行。黑石太郎在吉野町西端路南，还开一个分店“满泰洋行”（现春风商店大楼），也是一家较大的洋行，出售糖果、烟酒、食品、化妆品等，既零售又批发，它的货源从英国、法国、日本进口，还雇用中国店员二十余人。经理黑石太郎有钱有势，交际很广，仰仗靠山才敢经营武器。“平本洋行”（现在的秋林公司）见图二，也是日本人开的百货商店，经售各类商品，它是吉野町的第二大洋行。这两家洋行兴办时间较长，都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开办的，直到一九四

五年“八·一五”祖国光复，由我国政府把他们遣送回国。

“吉野町”有好几家照像馆，“乾洋行”乾写真馆（现在的时光照像馆旧址）是吉野町最大的一家。祖国光复后，被国民党东北电影制片厂接收了。“丸平洋行”是一家日杂商店（现在长江饭店），丸岗丝店（现站前卫生院），贩卖轴线。现在的长江食品厂，当时是一家“计时店”，贩卖钟表。宏光理发店那时是日本“近藤服装店”，做“大和服”卖，和“日新堂点心店”等。吉野町西头路北是“满蒙毛织株式会社”（现工商银行办事处），经营布匹、百货也是日本人开的。现乌苏里西餐馆，那时是“森野”书店。东一条、东二条和长江路南二胡同，当时也都很热闹。

日本既是工业国，又是商业国，他们会经商。因此，商人很多，吉野町大部是日本人的买卖。只有五家外国人开的商店。一是俄人开的“吃茶店”（现长江商场），经营有冷饮、面包、牛奶、点心等。二是在路南的“银座”电影院，（现长江路电影院）东边一个二楼是土耳其人开的“乌法商店”（现长春市汽车附件装具厂产品销售部），经售服装、皮货。楼下经商，楼上住家，他们共俩口人，是个夫妻店。再就是三家中国人开的商店，即“石井洋行”、“兴顺增支店”、“隆昌商店”都比较小，也没有名气。

“吉野町”饭馆很多，但比较有名的有两家：一是“三好野”饮料店，（原房已拆除旧址在宏光理发社处）。它是日本人开的饭馆，是“吉野町”最有名的饭店，主要顾客是日本人，食品昂贵，日本风味。卖日本人好吃的生鱼、烤鱼、牛肉、大虾、香肠、烧鸡、蛋制品，“甜不拉”（过油的食品），日本酒等。主食是大米饭，设有华丽的餐厅，雅座间可以狎妓酗酒，侍女可以卖唱，真可谓“对酒当歌”，花天酒地，乌七八糟。

在“吉野町”中段，还有一家“宾宴楼”（现已翻建为民宅），也是“吉野町”赫赫有名的大饭店。美味佳肴很有名气，山珍海味，名茶醇醪，一概俱全，烹调精良，佳肴可口，因此，中外宾客较多。特别是日本人来到“新京”的，必到“宾宴楼”饱餐一顿，才感到满意，并以此为荣。当时有些“二鬼子”（汉奸腿子），也到这装老爷、寻欢作乐。在用餐时间，可以叫“条子”，因为“宾宴楼”附近妓院较多，召来妓女，连拉带唱，以助酒兴。每唱一次得花伪币十几块钱，唱好了，还多赏钱。

那时“吉野町”的娱乐场所，有一个“银座”电影院（现长江电影院）和一个“纪念公会堂”（现长春艺术剧场）是当时比较现代化的娱乐场所（见图三），“纪念公会堂”这个剧场是仿日本东京“银座”剧场修建的。舞台设备是自动化，台面中心有直径五米的电动转台，前台演戏，后台可以部置布景，台口是斜垂式红丝绒面料的大幕，观众座席面也是红丝绒面料的沙发座。机房里有一套德国蔡斯牌三十五毫米的放映机。东北光复以后，苏联红军接管了，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电影院》，一九四六年一月，宋美龄代表蒋介石给苏军授勋，蒋经国给当翻译，授勋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纪念公会堂一九四三年曾被一场大火毁一部分，当年又集资修复。仅“悦来栈”一家就拿三百块钱。“纪念公会堂”是开会、演戏的地方，当时是个有名的比较现代化的，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大型剧场。

在“公会堂”和“宾宴楼”附近有好多妓院，如“东群仙”、“面群仙”、“莲香班”、“艳春院”等都是比较大的妓院，每个妓院都有二、三十名妓女，有些人是会弹会唱的名妓，附近还有几个二、三等的妓院。此外还有和妓院差不多的“花烟馆”，如“芙蓉馆”、

“天仙居”等，花烟馆里都有女招待，到烟馆里来吸鸦片烟的人，由美女陪伴着，为吸烟者挑灯、打炮，调情作乐。那时的“吉野町”，真是富人天堂，穷人地狱，在灯红酒绿下，歌哭相间，香臭同溢，是冒险家的乐园。

“吉野町”市场（现长江路副食商场），（见图四）伪满时是吉野町的鱼肉食品市场，是个大圈楼，是俩个中国人经营的，一个经理叫展子祥，是个大富商，还有一个“孙黑子”，名叫孙范五，也是个大富商，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市场里边有二十多家副食品的商店商品较全，每家都有电话，个人或单位给打个电话，说明要买的東西，然后就把鸡、鱼、酒、肉、蛋等给送去。这些副食商店多数是为日本人服务的，他们都是采用记帐的办法，生意兴隆，这里的一些营业员，都会说日本话，因为多数顾客是日本人，工作态度热情，有礼貌，营业时间也比较长，由早七点到晚七点。

“吉野町”当时不仅白天是闹市，每天晚上也还有夜市（日本人叫夜店），往往比白天还繁华热闹。每天晚上夜幕来临之后，这里灯火辉煌，五光十色，“吉野町”两侧摊床铺地，游人顾客很多，商品有日杂、百货、生活用品、花木、各类食品等什么货物都有。街头巷尾，叫卖声此起彼伏，逛夜市的人，有的身着西装革履，有的人身穿“大和服”，脚穿“鞋拖拉”，花枝招展，人群熙熙攘攘，香气四溢，相当热闹。一般夜市延到十一、二点，有时通宵达旦，特别是有些卖日本食品的人如生鱼、烤鱼、牛肉、烧鸡，日本酒等食品，销售时间最长。当时伪都“新京”，虽然有八十三万人口，但日本人绝大多数住在当时的敷岛区（现在宽城区铁南一带），因此，这里日货比较畅销。

“吉野町”到处可以见到赌场，多数是打麻将牌、推牌九等。

日本人赌的更甚，有些人输了钱就干坏事，明抢暗偷，什么坏事都干。赢钱的人任意挥霍，寻欢作乐，因而当时社会治安状况非常不好，经常发生些抢劫案，那时这里钱庄遍地，“两替”业（兑换各种货币的）比较兴隆，因为当时头道沟一带，流通三国货币中、日、俄。就中国来说，一省一样，如有银大洋（银元），官帖、奉票、中交票、哈大洋、吉大洋等；俄国的金卢布、羌帖、日本的金票等。币制非常混乱，为了流通方便，就得兑换自己所需要的货币。当时有些银行和日本银行作投机生意和官办的银行对立，大发横财，破坏币制，造成通货膨胀、贬值，误国害民。当时比较有名的银行有“益发银行”、“功成银行”、“永衡官银号”、“天合盛大钱庄等（在公主岭还有天合盛分号）。经理是刘善庆。他和官银号对立，大搞投机生意，买空卖空，破坏金融币制。张作霖亲自派宪兵，把刘善庆等四人抓到奉天，判决他们死刑，立即执行，从此货币稳定一些。大钱庄门前有人持枪保卫，小钱庄有时被抢，因此，抢劫案件不断发生。

“吉野町”附近有几个较大的旅馆，即“大和旅馆”，（现春谊宾馆、国际旅行社）（见图五）和“春阳公寓”（现珠江饭庄），“名古屋旅馆”（现吉林军区招待所）都是日本人开的，那里不住好人，是土匪窝，是藏污纳垢的场所，谁有钱就可以到那住，日本帝国主义在头道沟驻有关东军、守备队、警察署、宪兵队、领事馆等侵略机构。日本人有“治外法权”，中国人管不着人家，中国人干坏事，跑到那里就没事，中国警察追坏人，坏人通过日本桥的黑帽子衙门（现七马路上海派出所），就不敢再追了。“春阳公寓”和“名古屋旅馆”，这两家旅馆都是日本私人经营的，而“大和旅馆”是官方办的。日本官僚和到长春来的外国人，都在“大和旅馆”下榻。

一九四八年十月，长春解放了。经过三十余年的城市建设，长江路（原吉野町）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城市人民管，长江路焕然一新，生气盎然。原来的十几栋简陋平房，都已翻修、扩建成新型高楼大厦。过去满街东洋人的踪迹不见了，外国人、军警宪特、地痞流氓，横行街上，任意抓人、欺人的现象，也荡然无迹了。解放后的长江路，一扫日伪残余、洗尽国耻。冒险家、坏人等寻欢作乐的烟馆、赌场、妓馆等早都无影无踪了。

今天的长江路，比日伪时期，更为繁荣昌盛，昔非今比（见图六），长江路还是长春市有名的一条商业街、商店百余家，异常繁荣。其中比较大的有“秋林公司”、“长江商场”、“长江食品厂”、“长江路副食品商场”、“水产公司”、“南京副食品商店”、（见图七）“鞋帽商店”等。饭店也有十几家，生意兴隆，其中较大的有“乌苏里西餐馆”、“珠江饭庄”、宾宴楼（见图八）“长江饭店”、“中餐馆”等。还有药材批发商店、医院、药店、照像馆、银行储蓄所等。文化娱乐方面有长春艺术剧场、长江影院、曲艺社等。特别是东一条街从车站起，经长江路直至长白山商场（原长百二商店）几里长街，非常繁华，横跨长江路的摊床林立，人群拥挤，几无回身之隙。街道整齐，卫生交通方面，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

长江路在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引下，象一簇洋溢着蕙蕤之香的花水，承受着春晖朝露。长江路的繁荣昌盛，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一个缩影。祖国在前进，长江路也在不断前进。

历经沧桑的胜利公园

李野光

现在，在长春市的几座园林中，历史最久的，恐怕就得数座落在长春市宽城区斯大林大街北段路西的胜利公园了。它始建于清光绪32年（1906），算到现在，整整是八十年。在这漫长的八十年间，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它的面貌也在不断地起着变化。它从十年代起，经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它的模样，可以说不管在哪一个年代里，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时届今日，尤其如此。它似乎与保守无缘，一直是伴着时日一步一步趋新向前的。

八十年前，这里原是一片满生杂草、丛荆与柳毛的低洼沟凼，在偏南区域，有一条自西向东流水的土沟，土沟被柳毛和野蓼遮蔽着，沟中如缕的细流，夜以继日地发出轻微的汨汨声，似为这片土地的久被弃置而在不断地叹息。尽管远在沟凼北部边缘线上的稍高处，尚有座数十株古榆形成的疏林，但疏林里外却罗布着一些低矮的荒冢野墓。由于这里过于凄寂荒冷，所以人们都极少向这里涉足，它只能象个躺在风雨飘摇的茅棚里、孤贫无告的老人，一年又一年地熬着凄困的岁月。

彼时，因这里正处于长春的市街之北，又以这里的沟凼形式象一根黄瓜，人们因是西称这里叫北黄瓜沟。其实，这条北黄瓜沟的西端，就是头道沟的起点。可是，现在人们都熟悉头道沟，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源头的名字了。

清光绪31（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与沙俄帝国主义争夺

“满洲”铁路及附属权益的拚战中获胜了，败北的沙俄，不得不依照日本所提出的条款，把宽城子以南直到旅大的铁路及附属者权益统统让给日本，籍此日本先于攫取到手的铁路北端、切近宽城子区域边缘处赶建了“长春驛”（现在的长春站）。这下，早想“到满洲淘金”的日本商民可有了好机会，便开始大批地向这里涌来。他们抢分地号，争建楼舍，筑路，设店……登时使整块铁路附属地爆炸性地热闹起来。

具有“因地制宜”的本领，是岛国人的一大特点，日本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对能够资诸利用、可以进行经营的条件，是异常敏感的。处在铁路附属地界之内的北黄瓜沟，也就必然要纳入他们的“制宜”腹案——在这里搞座园林——之中。

当时，一个在辽阳地区与俄军交战中伤亡很重的日本陆军步兵联队开到长春，接替沙俄军队驻于市西的兵营。该日本陆军联队，初拟于北黄瓜沟，为阵歿官兵树碑表忠，继由“满洲军”（日俄战中，日本对派往我国东北赴战的日本陆军总称）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提议：为在中国发扬东洋文明，炫耀日本军国主义声威，和扩大“大和魂”精神影响，应把修造表彰忠烈的碑苑，与修建园林结合一起。后经日本关东厅裁允，以北黄瓜沟为中心，圈出十五万坪土地做为营建用地，乃招募华工，依营造设计，扩泥凼为湖泊，改水沟为溪流；运石筑堤堰，挖土叠岗丘；湖心堆岛，岛端建桥；湖畔插柳、堤边铺路；修碑坛、植樱松；砌猴山、造虎槛与鹿苑禽篷同时进行。经约年余，这块昔日无人涉足的北黄瓜沟，已经完全改变了本来面目，它，变成一座供人游憩的公园了。它就是现在胜利公园的雏形，初名西公园。

二十五年之后，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侵占了我国东

北，摆出了“满洲国”。这座公园随着日本武力的扩张，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那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它当做点缀伪都新京的一面橱窗，几经致力，才使它的内部设施比从前日益完美起来。

这座公园，是以湖水为中心主景的。湖水分南、北面片：南片为主，北片为副。湖水把公园隔成东、面两个区域：东区为动物和林苑区；面区是儿童乐园，和群众文体活动区。

南片的主湖中，堆起两岛，一大一小相距约三米。大岛在东，有虬松垂柳；小岛傍面，散植红梅丁香。由座水泥小平桥，把两岛连结在一起。小岛西岸，有座高拱数板弓桥直抵湖水面岸。湖本东岸南端，亦有一水泥小平桥通往岛上，所以两岸游人，都可经桥往来。

该片湖水北部，设有溢洪闸，闸上是宽平的水泥桥与人行大道相衔。闸的下西，有青方石修成的峭崖，湖水顺崖下泄，形成飞瀑，底下汇成的急湍溪流，经另一人行坦桥之下，流到北片副湖里。

北片副湖面积稍小，内植菱荷，它的泄洪处在最北部，也有小平桥，水经桥下，倾入园外马路下的地沟（头道沟）中。

主湖的东部是岗阜，岗阜上有梅，有樱；有榆，有松；有沙场，也有草坪。举凡虎、豹、狼、熊、猿猴、狐狸、孔雀、山雉等动物也都集中在这一带。

岗阜南端的松林中，留有平场，当时驻长春的日本陆军步兵联队建立的“忠诚碑”就立在这里。（从前我到这座公园里游逛时，曾信步到这儿来“瞻仰”过。）碑正面向北，碑身高竖于青石碑座之上，连碑带座全高不足六米。碑座四周，围有铁链低栏。在碑前的二十米处，左右相对地立着日本陆军步兵联队所“奉献”的一对

两米高的石灯。磨平的花岗岩碑面，呈不足两米平方的矩形，上面刻着“忠烈辉千古”和“东乡平八郎敬题”两行挥洒飘逸的行书，笔法十分浑健灵透。我为观赏这笔法，曾在这儿佇立过好一阵子，我真没想到，在甲午海战中指挥日本舰队，和我国爱国将领邓世昌对阵的东洋元帅，竟会在书写汉字上，有为此到家的功夫！

碑苑的下坎，除了增植一些高楸之外，剩下的古榆，和林边的草地，以及草地中间的一道流水，都似乎是为使公园不乏自然旷野情趣，特在建国当时，有意保存下的一块原来景色。的确，这儿有野花，荆丛，荒径，伏石……是公园里唯一一块具有山情野趣的地方。

在湖水面畔，特建一处供游人坐赏湖景乘凉的日本式方亭，方亭的西面儿童乐园里，除荡板，滑梯，秋千之外，还特地把一个鹰隼网棚建在这里，同时，将最能吸引儿童的电动回转木马设在鹰隼网棚的切近，使儿童骑在飞旋的木马上，望着网棚里的鹰隼，受到“雄飞万里”的启示，引发“睥睨天下”的向往。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竟对儿童采取这样“寓教于嬉”的办法，是颇令人吃惊的！

这座公园虽不华丽，但简朴两绝无俗陋气，它突出地显示了日本园林那种简洁、清丽两雅致的格调。这里的一草一物，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它全是就地势高低、广隘，和地物大小、疏密，加以托衬装点，使地与物巧妙地合成相映成趣的几片景场。就是这些景场构成了这座自然美与艺术美溶为一体的、纯属日本风调的园林。这座园林，在一年四季中，都能呈现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魅力：

三春煦暖，东风骀荡，翠柳轻拂，红梅斗艳；仲夏溽暑，林荫幽凉，天光云影，清波浮漾；；秋日新凉，霜叶如丹，草底虫吟，

林头鸟唱；冬雪初晴，一片银装，苍松裹素，气象万千。

它直如一个妙令东洋少女，随着时序的更迭，改换着自己诱人的妆扮。

一九三八(伪康德五年)年，我几次来长春(彼时称“新京”)，无论是时值春天，或是赶上夏季，都少不了要和友人到这里游逛一番。那时，这里平日迎接游人，也不下千数。如茵的草场或平坦的沙坪，时常被到这里来举行团体聚宴、合家野餐的日本人，围上一道道红白间色的布幃，里面一群一伙的，有的猜拳飞觞，有的旋舞歌唱，清脆的三味弦(注一)声，和悠沉的尺八(注二)旋律，在空间交错着萦回溢荡……整个园林中，湖滨，岛上，樱下，松间，到处都闪动着木屐和服，和革履面装的日本人身影。他们无分男女老幼，几乎个个都是那样躊躇满志，趾高气扬，连叽哩哇啦的话音里，都透显着他们内心的得意与欣畅。

那时候，虽然间有“满洲人”(敌伪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人的总称)到这里来游憩，也多是伪官富贾，或衣着讲究些的人。衣着不整的“满洲人”，如果混入这里来，则要横遭揶揄，甚至被逐出园门。至于三餐难得一饱的劳苦大众，则是连向这里问津的兴趣都不敢有的。

当时，在儿童乐园区的电动旋转木马北面，还设有专供儿童洗乎净面的盥洗台，台上有股清清的活水溜，不停地涌流着，一些玩完木马的儿童，都聚在这里净面洗乎。再往面北稍远处，尚有一座设计精致，小巧玲珑的兔儿广播电台站。这座电台站的楼舍，广仅一米平方，高不及膝，它是一座双陡坡红色屋顶，并带有高耸钟塔的西欧式白壁小楼房，活页门窗皆为天兰色。楼房北侧，另筑与楼房等高的一座四方立体平台，平台上面，竖立着天线架。平台和楼舍

四周，围起一圈灰色的低矮栅栏，小小的庭院里，三、五小兔在徜徉……这座广播电台，小得确实招人喜欢，游人来到这里，都会听到孩子们对它惊喜地喊着：“看哪，童话里的‘兔儿国’！”

占整个园林三分之一的最西部分，是“国民文体活动区”，除仅有一处砖砌讲坛和一处高出地西的演出坛之外，全区是一片空荡荡的沙场、草地。它与儿童乐园区中间，还隔起一道高高的土坎。

一九四〇年（伪满康德七年）之后，日本陆军正酝酿南进、攻略太平洋区域，关东厅秉承了日本军部的提案，决定在这座园林的入口正面处，竖立一座象征日本“皇军南进”的武人铜相，旨在对日本陆军的召示与激励。铜相塑成之后，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亲为进行揭幕，它是在日俄战中，立有显赫功勋的儿玉源太郎大将的形相。在三米多高的基台上，塑成高达四米半，宽约五米多的，头戴法式园柱军帽的身着日俄战当时的制式军服，腰佩长刀，肩披斗篷，乘马向南行进，并举手侧脸向东（园林正门方向）致礼的姿态。这座精神抖擞的铜相，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傲慢和骄横自恃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立马当门的儿玉源太郎的铜相，从这里一出现，这座原来叫西公园的园林，也就改称为儿玉公园了。

不管它是叫西公园也好，叫儿玉公园也好，它里然是建在中国土地上的公园，但它的景场格局，它的气调风韵，却没有丁点儿的中国味，我每次进入这里的感觉，都和在日本进入东京的芝公园、浅草公园和上野公园的感觉毫无二致，难怪部分狂悖的日本人说这座公园，是“我们的”！

可是，狂悖者的梦，到底是暂短的，日本天皇裕仁在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那天，宣布了向中、美、英、苏、无